

## 母亲的团圆

郭宏文

明是故乡月,亲是故乡情。中秋之际,月明之时,我脑海的银幕上,总会呈现儿时山屯的风景,儿时老宅的轮廓。那风景,总让我眼花缭乱;那轮廓,总让我迷人其中。中秋节的山屯人,在秋风作扶绳、山峦作踏板的秋千里,孩子的脸上,灿烂出葵花的鲜亮;大人的脸上,圆润成苹果的殷红;老人的脸上,厚重成岁月的深邃。

明月几时有?望着夜空中的那一轮明月,母亲告诉我,平时的月亮不叫明月,八月十五的月亮才叫明月。我好奇地问母亲:“平时的月亮,为啥就不叫明月呢?”母亲看着我,用手指使劲点了一下我的额头说:“就你小子贫嘴,不问点啥,会把你当成哑巴给卖了?”我觉得,也许母亲也不知道八月十五的月亮为啥叫明月。看着没回答的母亲,我的心里有种很得意的感觉。

我家的孩子多,日子过得很不宽裕,一家人能顿顿有饭吃、四季有衣穿就很不容易了,可我的母亲,总是想尽办法把各种节日营造出浓浓的氛围。在我的眼里,母亲对中秋节的重视程度,不亚于过大年。

一进八月门儿,母亲就悄没声儿地为过一个殷实的中秋节筹划着。她常常把我家鸡群里那只最大的红公鸡“咯咯”地叫到一边,给它吃一些高粱、玉米的小灶。红公鸡不知道母亲的用意所在,吃了小灶就油亮油亮地使劲长分量。母亲还从松树林里采来的蘑菇中,挑选出个头均匀的小蘑菇头,用细绳单独穿成串,挂在屋檐下。母亲又从八月香梨的树上,挑选个大的果子摘

下来,放进一个圆圆的荆条筐里,用白香蒿严严实实地捂上。她时不时地望一望大门口的那棵红枣树,脸上总会露出一丝微笑来。

中秋节的前几天,母亲会预订一份三斤羊肉钱就能买到的羊下货。一份羊下货,包括羊头、羊肠、羊肚、羊心、羊肝、羊骨头等几乎整个全羊。在母亲的眼里,我们这一大家子人,过中秋节还是买一份羊下货实惠一些。

中秋节那天,母亲会早早把我们叫起来,说中秋节是收获的节日,让我们走出院落,无论采取什么办法,每个人都要收获一些东西回来。在父母身边成长,我们都很勤快,都尽自己力量帮父母收获大山给予的各种恩赐,没人敢偷懒懈怠。母亲说,中秋节这天的收获最有意义,中秋节收获了,其他年节才有更好的盼头。

中秋节的盛宴,在我们家虽然成了一个熟套,主菜是小鸡炖蘑菇、羊脸炖萝卜,但我依然觉得每年都有新的滋味。饭桌上碗碟里盛着的,是父母用那双带茧的手创造并收获的,其中自然也有我们小字辈的贡献。吃着这样的节日大餐,不仅是一种幸福的享受,更有一种深深的悟道:勤劳真好!

中秋节的晚上,是我们那个山屯最美好的晚上。月光柔和地流淌着,曼妙成细细的月光浴,

洗亮了散着幽香的高粱穗,洗亮了映着肚皮的苞米棒,洗亮了成串坠枝的大红枣,也洗亮了山屯家家户户的窗棂。家的气息,可以透过许许多多的窗棂,融入山屯的风景之中,让山屯的世界越来越大,越来越广阔。

山屯的中秋夜,似乎不只有一个月亮,而是许多的月亮组成的月亮族大团圆。前山顶上升着月亮,屯头柳梢系着月亮,河中流水漂着月亮,宅院屋檐挂着月亮,每眼井里浸着月亮,所有山屯人的心里都装着月亮。

中秋的夜晚,我家的宅院早被如雨的月光洗亮了,一串串的蘑菇、一筐筐的山枣各自使着本事,一会蘑菇香盖过山枣香,一会山枣香压过蘑菇香。母亲由着它们的性子,也在吊着我们的胃口,任凭我们在院子里热闹地耍,然后让我们一会儿说蘑菇好香啊,一会儿说山枣好香啊!

按照母亲的吩咐,我抱着一个圆月的木墩儿,妹妹们也抱着一个个圆月的木墩儿,在宅院的中心位置摆成了一个圆月的月亮。然后,又在月亮的中心摆上一个圆月的大木墩儿,这大木墩儿,分明又是一个大月亮。在这

个大月亮上,母亲摆上月饼,摆上月香梨,摆上好多好多的“月亮”。

父母带着我们坐在一圈圆月的木墩儿上,一家人不知不觉地就坐成了一个圆月的月亮。我们家有多少人,那圆月的木墩儿就有多少个。那圆月的木墩儿有多少个,我们家圆月的月亮就有多少个。

母亲切开一块月饼。我家的日子不管过得多不宽裕,母亲也要挤出钱给全家人每人买一块月饼,而且总会多买一块。母亲说:“花钱不单单是买月饼,而是在买和睦,买团圆。”母亲先切的那块月饼,就是多买的那块月饼。宅院里的木墩儿上坐了多少人,母亲就把月饼切成多少块。母亲在每一块月饼上,都插上一根事先削成尖儿的荆条棍,手拿着荆条棍一块一块地分给我们。母亲说:“这叫同吃一块月饼,同尝一份甜美,同享一个团圆。”

吃完了同一块月饼,我们才可以吃属于我们自己的那块月饼。母亲说:“不管啥时,都要先想着我们这个大家,先想着一家人在一起的大团圆。这样,我们这个家才安稳,一家人的团圆才牢靠。”吃着香甜的月饼,我终于悟出母亲为啥管中秋节的

月亮叫明月。我忽然觉得,母亲就是我们家里的一轮明月,而且比天上的那轮明月还要明亮。

## 最好的山水

(组诗)

商志福

### 苹果园

在大灵山的环抱,  
是折叠的梯田的纸页,每一叠  
叫作苹果树的笔,都在写字。

村人在微风吹拂的帖子上,  
看到柔软的枝条,  
在绝壁上含住时光。  
那是一代人一生的浓缩,  
是枣山沟的静好之源。

如果把夏的暴雨或干渴,  
分行到沟壑,  
一层叠一层的秋天就来了。  
青果子涂着中国红,  
斑斓的叶子彩旗一样。

这时候,要静下心来,确认眼神,  
那些拉着拐棍的村人,  
都深藏语言无法抵达的光阴。

### 一个人

一个把偈字刻到山顶上的人,  
梦中泛水,  
发春天的芽,  
做秋天的梦。

他一朝把肥衣改瘦,  
一瘦,再瘦,  
瘦到一棵苹果树的根部。  
再从一头黑发中,  
分蘖出白、灰白、银白,  
苹果花一样的白。  
让人一读,就流泪,  
就水到渠成了。

山顶风大。  
山风吹水,水绿天蓝。  
也吹他,  
像吹秋天的叶子,  
漫不经心就把偈字吹散。

偏旁做实,融入村人的心中,  
遗失的部首,一半  
连成环山的水泥路,  
一半化作漫山的中国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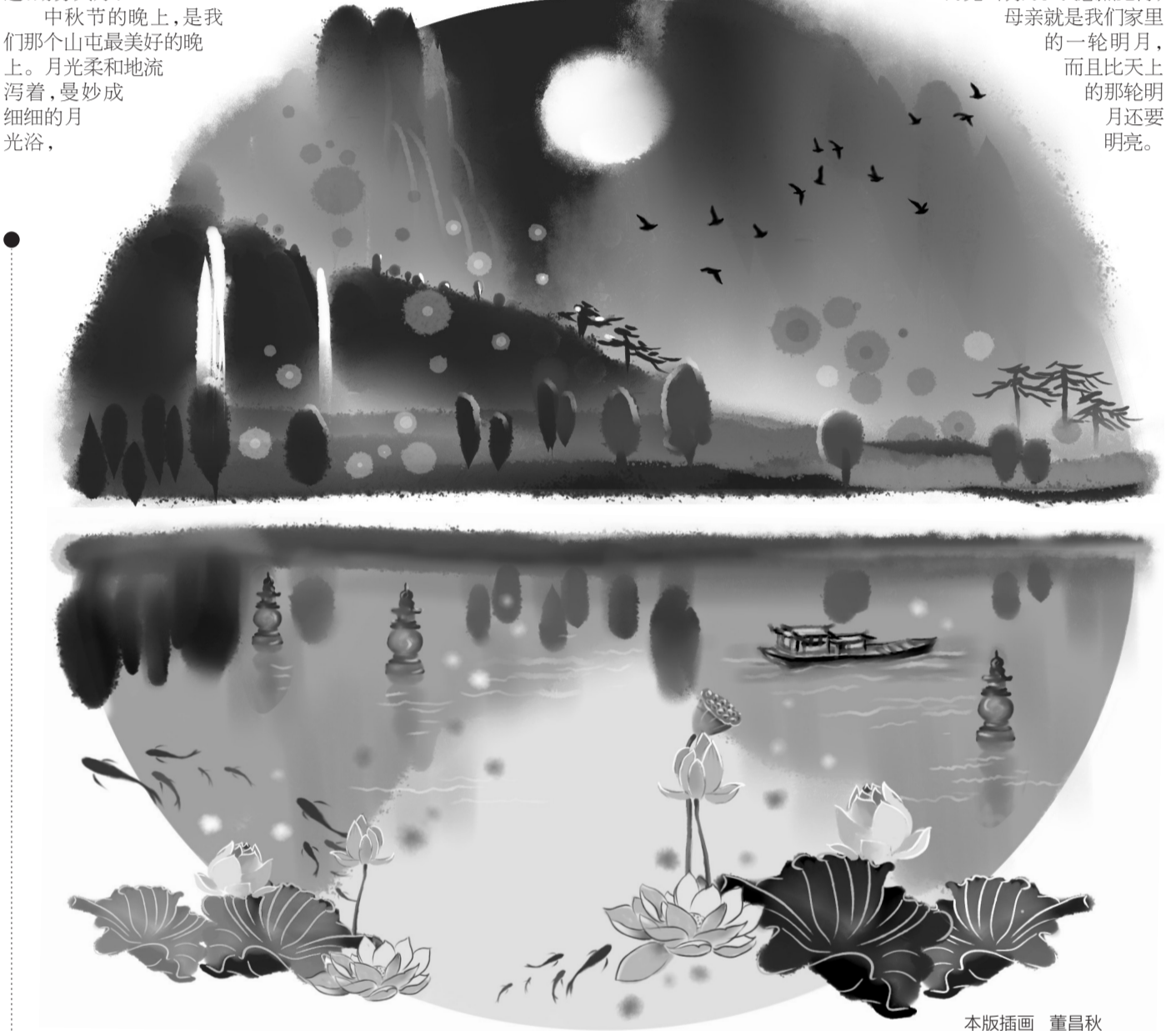
### 直播

一声鸟鸣,  
从绵密的叶子绕出,  
在她的前额,  
打滑。

她一直和林字纠缠,  
林学院毕业,  
姓林,  
在果园直播春天,  
羞得苹果花也含了好久的花苞。

风来了,雨去了,  
果子由小到大,  
希望由青变红,  
每一个人的悸动,  
都写在镜头前的娃娃脸上。

当枝头的喜悦再次快递出山,  
每一家,就剩下泪了,  
它们流下来,  
是枣山沟最好的山水。



本版插画 董昌秋

## 当杭州遇上诗词

尤 鉴

杭州,是诗人最愿意描摹的城市了。“为我脚脛停酒盏,与君约略说杭州。”大诗人白居易在《答客问杭州》中描述称赞着杭州;“谁把杭州曲子讴,荷花十里桂三秋。”南宋诗人谢翱写下《杭州》歌咏胜景。

杭州自秦朝设县治以来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。唐代,杭州是浙东“唐诗之路”的必经之地。宋之问、孟浩然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元稹等著名诗人曾先后来此游历。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,吟遍杭州四时景色,使西湖声名鹊起,四方文士会聚,促进了杭州文学的发展。他在任刺史的三年里,为杭州写过几十首诗词,如广为人知的“江南忆,最忆是杭州”。这些诗词让杭州美名远扬,起到了提高杭州知名度的重要作用。可以说,因为白居易的宣传,杭州从唐朝起开始被世人所熟知。诗歌皆得江山助,风光各以文章显。杭州由此逐渐名显海内,并成为诗人重要的创作园地。

宋代,杭州文学趋于繁荣。苏轼于北宋熙宁四年(1071年)出任杭州通判,北宋元祐四年(1089年)又出任杭州知州,“居杭积五载”,所到之处,皆有趣咏,更因苏轼的文名,在他周围集合了一批文人墨客,文学创作相当活跃,杭州一时成为南方文坛的胜地。南宋定都临安(今杭州),杭州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文人文萃,名家辈出。两宋期间,杭州的著名文学家有西昆派重要诗人钱惟演,“以乐府独步”而成为两宋词脉纽带的周邦彦,杰出女词人朱淑真,以及宋末元初格律词派的重要代表周密、张炎等。此外,戏文和话本的崛起,也是南宋临安文坛空前繁荣的一大特色。

杭州人文古迹众多,西湖以其湖

光山色和人文底蕴,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流连,并留下众多诗词。其中最著名的,当数白居易和苏东坡。

苏东坡曾在杭州两任为官,在杭州期间他赈灾安民、治理河道,同时寄情山水、吟诗问道,离开时为杭州人留下沟通西湖南北的苏堤,闻名遐迩的苏堤春晓、三潭印月、虎跑泉、柳浪闻莺、灵隐寺、孤山六一泉等处也均留有他的诗词书画印迹。苏东坡曾认定自己的前世就在杭州,他写给友人张子野的《过旧游》中曾提到“前生我已到杭州,到处处长如到旧游”。他在此期间更是创作出了相关诗词450余首,其中咏西湖的就有160多首。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“游遍钱塘湖上山,归来文字带芳鲜”“记取西湖西畔,正春山好处,空翠烟霏”“古来重九皆如此,别后西湖付与谁”……

文人墨客给杭州这座城市赋予了诗性的内涵。“东南形胜,三吴都会,钱塘自古繁华。”柳永的这首《望海潮》被誉为最美的杭州诗词,将杭州美景做全景式描摹,如诗如画。《望海潮》这一词牌是柳永首创,这首词突出描写了杭州繁荣富庶的城市景象。

柳永生活在北宋经济繁荣的宋仁宗时期,当时城市发展很快,像杭州、汴梁这样的大城市规模宏伟、人烟稠密、店铺林立、商业繁荣。柳永仕途受挫后,先后多次外出漫游,足迹遍及苏州、扬州、杭州、会稽、长安、成都等地。这几次漫游,涤荡了词人久困汴梁以及仕途失意的郁闷,同时也开阔了词人的视野,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长调。他在漫游杭州期间写下的《望海潮》,便是这类词作中的代表作品。柳永将杭州的繁华、钱塘江的壮观、西湖的明丽融汇在107个字的描写中,为我们绘制了一幅杭州全景

图。读这首词的时候,北宋时代杭州的繁华景象呼之欲出。

杭州历史上就是江南地区的文化历史名城。春秋时代,先属吴,后属越,秦代定名为钱塘县,隋改名杭州,又因五代吴越建都于此,所以叫“三吴都会”。古代将吴兴郡、吴郡、会稽郡称为三吴,而杭州在古代就属于吴郡。所以柳永笔下的“三吴都会”四个字,是词人从时空的角度来写杭州的悠久历史。柳永生活的北宋初期,杭州已经发展成为经济文化极为发达的东南名郡,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的都市,这正是词人笔下的“钱塘自古繁华”。

对西湖的描写,柳永选取了两个不同的生活片段:一个是市民在西湖边的欢快画卷,一个是士人游赏西湖的游乐图卷,这也是全词的最精彩之处了。“羌管弄晴,菱歌泛夜,嬉嬉钓叟莲娃”。在风和日丽的时候,游人乘船游赏西湖,船上不时传来悠扬的笛声。夜晚划船采菱、采莲的姑娘们,唱着清新动人的采菱曲,歌声飘荡在西湖的湖面上。笛声悠扬,菱歌回荡,连钓鱼的老翁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西湖赞歌。都市的繁华与人们的美好生活是连在一起的。如果说上面三句是对普通市民生活的描写,那么下面的“千骑拥高牙,乘醉听箫鼓,吟赏烟霞”这三句,则是对优游士人的描写。他们来到西湖时,成群的马队簇拥着高高的旗子,缓缓而来,声势浩大。他们在游船中吟诗作词,在晚风中听着箫鼓管弦,欣赏着西湖的醉人景致。

“问钱塘江上,西兴浦口,几度斜晖”“还与去年人,共藉西湖草”。在悠悠古韵中,走进杭州,邂逅最美的杭州诗词。

## 谈吃

胡竹峰

吃是凡俗第一要事,食不果腹,性命攸关。为人常吃用,爱恶须悻悻。世间处处是吃,打巴掌为吃耳光,非分之想可谓痴癫想天鹅肉,诉讼曰吃官司,此外还有吃子弹、吃一刀、大吃一惊……

有人吃捧,有人吃棒;有人吃软不吃硬,柿子专拣软的捏;有人吃硬不吃软,《官场现形记》中,戴大理说胡统领为人,吃硬不吃软;有人软硬通吃,有人软硬不吃;有人吃敬酒,有人吃罚酒,有人只吃独酒,居家独饮;更有人吃自在饭,坐吃山空,好吃懒做,胡吃海喝,吃现成饭,吃败仗乃至吃空饷、吃四方、吃醋……

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对妖怪高呼“吃俺老孙一棒”,猪八戒用的是九齿钉耙,对阵时则说“吃我一耙”。武器不同,言语有别,吃我一刀,吃我一锤,吃我一剑,吃我一棍,吃我一枪,吃我一戟,吃我一斧,吃我一钺,吃我一钩,吃我一叉,吃我一鞭,吃我一锏,吃我一戈,吃我一铍……赤手空空,则说吃我一掌,吃我一脚,吃我一拳。

遭受磨难,是谓吃苦;受了损失,才知吃亏。吃亏还分吃哑巴亏、吃闷头亏、吃大亏、吃小亏,乡俗俚语里有吃死亏乃至吃大死亏。虽说吃亏是福,吃苦为上,少见自讨苦吃、自寻倒霉的人。旧小说中常有吃痛一词:那妖怪吃痛;棍棒打在背脊,吃痛难忍;陆闰噩耗,心头吃痛。

写文章耗费元气,饮食里有元气。日常多茹素,作文则需食肉,狮虎豹熊食肉,文章要有狮虎、虎威、豹变、熊胆,如此越发迷人。我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之类,每每能见到文字背后那个食量甚伟的古人。饮食里有气,补人身元神,元神足则饭量大,饭量大元神更足。读先贤之诗词歌赋文章传奇,精光闪闪,元神耀眼。

作文之际,食量陡然大些,打雷闪电一般,筷尖如疾风暴雨扑向红烧肉、酱排骨、炖牛腩、烤羊排、鱼头煲、腊肉、香肠、炒青菜、萝卜汤。五脏六腑安定,故心绪魂灵安定。饮食太薄太苦太不如意,不免影响读书作文。有论者说,几颗梅子,半片鹌鹑,燃不起脊椎骨根上的一缕火。燃不起火,思想不妙,写法不灵。三餐安稳,文思来时,白日里就一窗天光,入夜则一盏明灯,文章信笔下去,无丝毫滞涩阻碍。

古人那里,吃喝意思常常相同,喝酒、饮茶都说成吃酒吃茶。

菜是吃,饭是吃,有方言里,烟也是吃。未必是方言,同治进士陈康祺,浙江人氏,作《郎潜纪闻》专叙掌故,说圣祖不饮酒,尤恶吃烟。湖南常德人不说吃烟吸烟,却说喝烟。

西北风喝得,烟也喝得。旧小说中一人在扬州做过秀才,谎称自己授了中书,向人夸耀,结果吃了牢饭,只好老实交代道:“只因家下日计艰难,没奈何出来走走,要说是个秀才,只好喝风喝雨,说是个中书,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照应。”实在,俸禄难吃时,如鲠在喉,吃不下也吐不出。

跌倒了,是谓吃跌。吃,也作消受意思,饭菜多,于是吃不完,饱腹后,哪里吃得下,食物腐坏,于是吃不得,艰难坎坷,乃至吃不消。吾乡骂人黑心,说吃人不吐骨头,言其心性残忍,吞没他人一切,渣子都没剩下。

## 蝥蝥

魏泽先

秋日的阳光透干透干的,把风也晒干了,把地气也晒干了。晒干的风把绿的东西吹黄,把黄的东西吹干;晒干的地气轰轰地上升,夹带着豆类炸裂的噼啪声,夹带着谷粒成熟的窸窣声。

在这样的季节里,蝥蝥们抢先炸翅,于是秋日就先烘干了它们的翅膀。烘干了它们的翅膀带响儿。这样正好可以作乐呀。蝥蝥稍稍一试,果然发出一串脆亮的声音。于是,整个山野便展开了一个蝥蝥们的声乐大赛。

小人们最喜欢这样的时节。有小人们哥俩,是双胞胎。妈说蝥蝥的叫声带钩儿,专门钩小人们。小人们听到声音就熬不住,哥儿俩悄悄商量,跑到地里扯几根细麻,央求下土歌响的爸,给拧个蝥蝥笼子。

爸手巧,啥都会。不到一袋烟工夫,一个蝥蝥笼子便拧好了,是大底尖顶、四棱、塔一般的模样,在最后的收尾处,还捻出一根细绳来,尾巴似的。小人们接过,来不及细看,便提着笼子燕儿一般地飞到山野里去了。

小人们踩着没肩膀深的草棵循着声音前行,哪哪都是蝥蝥的声音,可是走到那里却见不到蝥蝥的身影儿。一个说,必是蝥蝥会变,变成了一颗青枣挂在枝儿上啦?另一个就随手摘下一粒捏捏,挺硬,还咯手呢。扔进嘴里嚼嚼,滑腻腻的,刚刚有点酸,没别的味道。连忙吐了出来。于是就说,蝥蝥精灵,咱得轻着点儿,悄没声儿的。

于是两个小人们便把脑袋拱进草从里,竖起耳朵静静地听,瞪大眼睛细细地寻。终于在一蓬草从里发现了那个叫得最响,声音最脆,带金属味儿的那只,在草叶儿的背面吊着呢,要不细看,还真像草棵上挂着一颗青果儿。

太阳还没有落进西面的山窝窝儿,两个小人们便脑袋上粘着草叶儿、拎着蝥蝥笼子一路回家来了,笼子里统共有两只蝥蝥。

小人们进院在倭瓜架上掐一朵朵嫩黄嫩黄的倭瓜花,搁在笼子里。两只墨绿的蝥蝥卧在一朵黄灿灿的倭瓜花儿上,这不就是一幅好看的水墨画吗?

西边太阳刚一落下去,东边月亮紧跟着就升上来了。蝥蝥刚一进笼时必是眼生,眼生的蝥蝥没心思叫。这时夜静了,周遭都是月光,凉沁沁地浸着蝥蝥。它们受用,一时不知道身在何处了,所以又叫了起来。

这时候,小人们已经睡熟,只有小人们的爸妈还醒着,悄没声儿地听着蝥蝥的声音。